

《哪吒之魔童闹海》何以出圈？ ——兼论青年文化主体性培育

■ 陈文旭

(北京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871)

【摘要】《哪吒之魔童闹海》的现象级成功表明,我国本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是推动文化艺术发展的根本动力,优秀的文化产品需要回应当代社会文化需求,文化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前沿技术创新与政策的坚实支持。影片以“哪吒”神话为基础,通过叙事语言更新与视听表达创新,实现传统精神与当代价值的深度共振,彰显传统文化现代转化与青年文化主体性的深层关联。影片为新时代文化产品平衡传统根脉与时代诉求提供了实践范例,其对于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培育具有深刻启示。

【关键词】《哪吒2》 传统文化 叙事创新 青年文化主体性

一、引言

在全球化与数字化深度交融的当代文化语境中,国产动画电影正经历着从“文化输入”到“文化输出”的范式转型。《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以逾157亿元的全球票房以及在海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规模化上映,成为继《哪吒之魔童降世》后又一现象级文化产品。2025年4月27日,该片荣获第二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特别贡献影片”。作为中国动画电影工业的标杆性作品,《哪吒2》脱胎于传统神话,并以现代叙事重构经典。这部电影不仅在技术层面实现了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的跨越,更在文化层面体现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巨大潜力,对青年文化主体性建构具有深刻启示。

国产动画电影的崛起与传统文化资源的深度开掘密不可分。自2015年《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拉开“神话新编”序幕,《白蛇:缘起》《深海》等作品相继涌现,我国形成了以传统IP为内核、现代技术为载体的动画电影艺术创作浪潮。《哪吒2》作为《哪吒之魔童降世》的续作,延续了其

收稿日期:2025-03-11

作者简介:陈文旭,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思潮。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论述研究”(课题编号:21LLMLB07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对哪吒形象及故事的创造性改写,使古老神话焕发出强烈的现代性光芒。这种创作策略的成功得益于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下对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政策扶持,满足了青年群体对高质量文化产品的迫切需求。在青年群体日益成为文化消费主力的当下,他们既期望从传统文化符号中获取归属感,又期待以现代视角重新理解原有传统。而《哪吒2》恰好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的桥梁。

《哪吒2》的成功不仅是一部动画电影的商业奇迹,更是一场传统文化与现代意识碰撞融合的文化创新实践。通过剖析《哪吒2》背后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为新时代文化产品如何既坚守文化根脉、又回应青年诉求提供理论参照,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动画电影话语体系与青年文化主体性培育路径贡献智识。

二、《哪吒2》现象级破圈的动因分析

《哪吒2》创造了中国动画电影新的里程碑,其成功离不开多重社会因素的推动。在文化层面,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当前文化产品需求日益增长。影片在深植民族精神根脉的同时,剥离传统神话母题的封建伦理外壳,注入个体价值追寻、多元共生等现代意识,回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寻根与现实关切。在技术层面,数字技术突破实现了传统美学的现代转译,通过工业级特效将水墨意境、服饰设计等东方审美转化为大众化视听语言,同时依托云端协作、智能算法等提升制作效率,构建起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视觉叙事体系。在政策层面,在国家文化强国战略引领下,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生态逐渐形成,我国动画电影不断取得发展新成果。在“传统内核现代化”“技术表达国际化”“政策护航系统化”的三重助力下,《哪吒2》得以真正激活中华文化在现代性语境中的内生力量,实现现象级传播。

(一)故事表达激活优秀传统文化富矿

《哪吒2》的现象级传播,是中华文化深厚积淀与当代社会文化需求深度耦合的成果。影片以传统神话为载体,在历史纵深与现实关切的交响中,构建了跨越时空的文化对话场域。这既激活了民族文化基因中蕴藏的精神密码,又回应了新时代关注传统文化并推动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集体诉求。

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文化积淀,为影片提供了丰富的原型资源与文化富矿。作为中国神话谱系中极具斗争精神的符号,哪吒形象历经千年演变,从五胡十六国时期佛教典籍译作《佛所行赞》(又名《佛本行经》)中的“那吒”护法神(梵文 Nalak ū vara 或 Nalak ū bala),到明代《封神演义》中“剔骨还父”的反父权英雄,哪吒早已成为中华民族集体记忆中“抗争命运”的文化原型。《哪吒2》对这一原型的改编,遵循着“解构—重构—升华”的逻辑。影片保留原始神话故事中的文化内核,但在具体情节的设计中将反抗对象从个体权威拓展至对天道秩序的系统性反思,使“人定胜天”的传统哲学获得在时代语境下的当代诠释。这不仅呼应根植于中华民族基因中的斗争精神,同样也是在现代语境中对《周易》“自强不息”人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在新时代赋予国内动画电影工业创新性发展的坚实底气与磅礴动力。在《哪吒2》中,无论是东海龙宫场景中“虚实相生”视觉呈现,还是Q版结界兽对青铜器纹样的趣味化重构,都是影

片以创新形式表现东方美学的生动体现。《哪吒2》借助当代数字技术将传统美学理念转化为可感知的视听语言,这种转化不仅保留了东方美学的精髓,更赋予其参与全球文化对话的现代形态,让积淀千年的审美范式在数字时代重获言说能力。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本土文化受到各种外来文化的冲击,其自身发展也面临多重阻力,社会对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出了迫切要求。《哪吒2》对神话原型的现代解读,精准回应了当代社会三大文化需求。其一,对文化根脉的寻根诉求。在西方文化产品强势输入的背景下,社会对本土优秀文化产品的期待不减反增。影片中,哪吒的风火轮、混天绫,敖丙的盘龙冰锤、万鳞甲等,不再是简单的道具,而是承载着传统哲学的文化符号。当这些符号在银幕上以工业级特效呈现,其意义已超越娱乐层面,而成为民族文化身份的视觉标识,满足了社会对“文化根在哪里”的深层追问。其二,对现代困境的精神回应。城市化与市场化进程中,个体面临着身份焦虑、自我认同缺失、工作晋升压力等现代困境。影片以“功德量化考核”等设定隐喻现代社会的绩效主义与狼性文化,使古老神话成为观照现实的棱镜。这种“神话寓言化”处理,为社会提供了反思现代性的文化载体,让传统价值在当代语境中获得新的阐释空间。其三,对文化创新的审美期待。新时代观众不再满足于对传统的复刻,而是期望看到本土文化与现代技术、全球审美接轨的创新表达。影片将哪吒传说的叙事框架与好莱坞式的工业化制作结合,证明传统文化完全能够通过技术赋能,创造出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审美体验。这种创新实践,回应了社会对“传统文化如何焕发新生”的深度追问。

深厚的文化积淀为《哪吒2》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素材,而时代的文化新需求则成为激活这些素材的催化剂。这种传统与时代的联结不是简单的“旧符新用”,而是在保留核心文化基因的基础上,通过叙事创新使传统智慧参与现代意义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影片展现了中华文化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观、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1]在“哪吒闹海”的古老传说与“个体觉醒”的现代主题交织中,传统文化不再是静止的历史遗产,而是成为流动的、生长的文化生命体。《哪吒2》不仅是一部成功的动画电影,更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世界重构本土文化话语权的一次生动实践。其证明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永远是应对时代挑战的精神富矿,而创造性转化则是激活这座富矿的关键密钥。

(二) 新兴技术赋能电影制作系统升级

《哪吒2》的技术突破与艺术呈现,得益于中国动画产业在新兴科技领域的深度探索与文化工业体系的成熟发展。马克思认为:“迄今为止全部人的活动都是一种劳动……宗教、家庭、国家、法律、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种特殊形式,并且会受到生产的普遍规律的制约。”^[2]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强调,“艺术生产”首先依赖于物质生产的历史条件,而技术进步与社会分工则构成了艺术发展的现实基础。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3]近年来,相关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让国产动画电影在虚拟人物细节刻画、各类宏大场面渲染、动作语言自然化表达等多方面实现显著突破。作为彰显当下中国动画电影工业巅峰水平的巨制,《哪吒2》是我国文化产业与科技创新融合发展的代表性成果。《哪吒2》前期筹备与制作剪辑耗时数年,全片涉及上万个特效元素,且其中绝大

部分为国内团队制作。这集中体现了中国动画工业从“批量生产”向“精密制造”的转型与电影制作全链条的系统性升级。

从技术角度来看,“技术复制达到了这样一个水准,它不仅能复制一切传世的艺术品,从而以其影响经受了最深刻的变化,而且它还在艺术处理方式中为自己获得了一席之地。”^[4]《哪吒2》场景建构的技术突破更是堪称工业级美学实验。在陈塘关被屠城这一片段中,团队通过算法展现流体动态特性,还原巨浪起伏、漩涡形成等细节。团队结合技术手段,添加泡沫和飞溅效果,使灾难感更加真实。“洪流之战”场景通过前沿技术实现群体智能,算法驱动下的每一只妖兽都能自主选择冲锋路径,阵型缺口会被后续妖兽自动补齐,攻击波次也被精确控制与保持。影片中天宫的场景布局则是通过VR技术预先构建的,智能引擎的引入能够帮助导演团队在实时虚拟环境中调整镜头角度、优化光影效果,确保最终画面的高质量呈现。在角色细节刻画上,团队借助动作捕捉系统与AI算法,实现了角色运动的精准复刻。例如,在战斗场景中,角色的每一个腾空翻转、挥枪动作都流畅自然,这得益于动作捕捉系统记录的真人演员动作数据。此外,团队借助面部表情捕捉技术扫描真实演员的面部肌肉运动数据,并通过微表情迁移技术优化角色面部情感表达,赋予哪吒、敖丙、申公豹等角色细腻的情感层次——哪吒在得知母亲去世时的瞳孔震颤、敖丙面临抉择时微微蹙眉、申公豹讥讽“天命不可违”时的微表情。这些细致真实的情绪再现使神话角色摆脱了“程式化表演”,具备了打动现实观众的情感张力。线上协作与云端实时共享技术的更新极大提升了影片制作效率,节省了 time 成本。《哪吒2》的制作过程涵盖从前期筹备到后期制作的多个复杂环节,国内外共有上百个团队、4000多名工作人员参与到影片的制作过程中。在强大算力与云计算生态系统的支持下,《哪吒2》大幅减少了不同团队之间的沟通交流成本,打破传统动画电影制作中的工序困境,让传统“按部就班”的影片制作升级为“多方协同”的产业模式。

科技赋能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更彰显着中国动画工业具备了与全球顶尖水平对话的技术实力。未来,数字技术、人工智能、虚拟制片等新兴科技的深度整合,将推动文化工业与技术创新实现范式融合,持续改写动画叙事的边界。

(三)政策环境助力电影工业文化创新

《哪吒2》的现象级成功,绝非单纯的市场奇迹,而是国家文化强国战略与动画产业扶持政策双重加持的必然结果。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宏观目标下,一系列支撑性方向性政策,为影片的创作生产、传播推广乃至文化价值升华提供了全方位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深刻把握文化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我国文化建设与思想工作做出全面系统的谋划和部署,为新时代文化建设工作指明方向。《“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文化是重要内容,必须把文化建设放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更加自觉地用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5]我国对于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极大激发了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热情。系统协调的顶层设计,不仅为各领域的文化创作培育了肥沃土壤,也为文艺工作者指明了创作方向——把打造优秀文化作品作为文艺工作的中心环节,为时代、为人民、为民族创作出更多文艺精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6]这一论述为《哪吒2》的创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影片通过对哪吒神话的现代性改编,使古老神话成为阐释中国道路、中国精神的视觉载体,生动体现了“第二个结合”的内在意涵。

在政策层面,《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明确提出,“实施中国经典民间故事动漫创作工程”^[7],将神话IP开发纳入国家文化战略。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领下,各地方政府通过加大对于区域内文化产业的扶持力度,以及各类产业政策的精准发力,破解了动画电影“高投入、长周期、高风险”的难题。《哪吒2》的主创团队成都可可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是成都高新区重点培育企业。作为由科技部批准的国家级创新孵化平台之一,成都数字新媒体创新孵化基地依托有利的政策条件与充裕的资金支持,已形成较为完善的产业链。该基地已成功孵化培育了包括“饺克力”动画工作室(可可豆前身)在内的一大批优质文化类创业公司,打造了千亿级规模产业集群,为电影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全方位的产业支撑。深圳、天津、杭州等城市均大力支持文化类创业公司孵化培育工作,依托“国家动画产业基地”聚集大量优质动画制作公司。《哪吒2》的上百家合作单位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这些园区。园区内不仅提供场地租金减免、设备共享等硬件支持,更搭建了“产学研用”一体化平台,帮助企业大大降低了创新风险。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动漫产业总产值达4120亿元,同比增长18.7%;对比2019年,2025年中国头部动画企业研发费用占比超营收15%,3D动画制作效率提升300%^[8]。

在全方位政策支持下,我国动画产业相关技术不断取得突破,AIGC、水墨粒子、AR、VR等前沿技术不断与内容创作深度融合,影片质量、综合效益不断提升,市场反馈更加积极。政策不仅解决了产业发展的“硬件”问题,更塑造了文化创新的良好环境——技术资金的支持不仅直接带来制作效率的提升,更营造出良好的文艺创作环境氛围,提振动画产业工作者创新创造的活力热情。

三、《哪吒2》中神话叙事的当代表达

《哪吒2》对传统神话的现代重构,表现为将古老神话转化为承载当代精神的文化载体。影片借助现代化的视听语言体系,在解构传统符号的基础之上,将现代价值注入传统神话故事当中,让故事的情节叙事、精神内核彰显出当代特色与时代价值。影片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开辟神话重构的新路径,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式。

(一)神话角色与传统叙事的解构与重构

《哪吒2》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性转化,集中体现为对经典角色的创新性重塑与叙事框架的大胆重构。这种突破并非对神话原型的彻底否定,而是通过对传统角色的时代化再解读,在保留文化DNA的基础上注入现代价值,使古老神话成为映射当代社会的镜像文本,实现了对传统叙事的创造性转化。

对传统角色的新解读是《哪吒2》推动传统故事创造性转化的一大体现。传统神话中的哪吒是“灵珠转世”的完美英雄,其“剔骨还父”的故事承载着对父权秩序的反抗,但其本质上仍隶属于封建伦理框架。影片彻底颠覆这一设定,将哪吒定位为“魔丸转世”,赋予其叛逆、孤独却期

望认同的特质。在影片中,这种传统角色新解读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外貌符号的大胆创新。烟熏妆、鲨鱼齿、插兜站姿等视觉符号,打破哪吒传统“玉面少年”的神性形象,将其转化为当代青年可感知的“问题少年”形象,使外貌成为社会标签化的视觉隐喻;其二,性格逻辑的人性化重构。影片细致刻画哪吒从“暴戾失控”到“自我接纳”的成长弧光,刻画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角色,展现出影片人物在系列事件中的能动改变与自我成长;其三,角色定位的灰度处理。影片对龙族及敖丙的角色重构,进一步消解了传统神话的二元对立叙事。在《封神演义》中,龙族常作为反派象征“水患”与“暴虐”;在《哪吒闹海》(1979)中,敖丙是仗势欺人怙恶不悛的反派。相反的是,影片通过赋予龙族“海底囚徒”的身份,将龙族从“邪恶象征”转化为系统性压迫下的弱势群体。敖丙的“灵珠”身份不仅仅是正义象征,更是“龙族复兴”使命的代名词,其内心在“家族责任”与“自我良知”间的撕裂,使之成为一个更加有血有肉的个体。就连传统叙事中的“反派”申公豹,也被赋予了悲剧性的现代解读。申公豹即便通过努力进入玉虚宫,但仍因出身被剥夺功名,并且其父亲弟弟也被仙界众人杀害。在影片中,申公豹“阴谋家”的旧有标签被撕去,人物的悲情色彩得到展现。这种角色灰度处理,使影片超越了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呈现出对社会责任、家庭期望、个人追求的多元审视。

叙事视角的转换是《哪吒2》的一大突破。传统哪吒传说故事多以哪吒为单一主角,影片则通过哪吒与敖丙的镜像对照,构建了“魔丸/灵珠”“自由/责任”“个体/集体”的多重二元辩证。当哪吒代表的“破坏性反抗”与敖丙代表的“建设性反抗”最终合流,叙事完成了从“个人英雄主义”到“共同体抗争”的升维——这不仅是对好莱坞孤胆英雄模式的超越,更创造性转化了中华文化中“天人合一”“天下大同”的哲学内核,使“斗争”从情绪宣泄升华为制度重构的理性思考。而在家庭伦理叙事上,影片并不囿于旧有孝道观念,而是在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赋予其现代解读。李靖不再是威权父亲,而是以“用榜样而非命令引导孩子”的方式,展现了父爱的温柔一面;殷夫人临终前的拥抱与鼓励,使得隐晦含蓄的母爱毫无保留地外化呈现,成为哪吒突破“穿心咒”的情感动力。这种代际关系的重构,使“家庭”从伦理束缚转化为情感支持,契合了青年对“平等对话型亲子关系”的期待,实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家和万事兴”理念的当代转译。

影片既通过对“风火轮”“混天绫”等符号的保留激活观众的集体记忆,又通过创造性改编制造认知陌生化,提升观众的观影兴趣。这种创作策略及其成功实践,不仅使传统文化符号在数字时代获得了参与现实对话的能力,更通过叙事升维使经典故事文本成为承载当代精神的容器。影片通过对《封神演义》《哪吒闹海》(1979)等经典文本的互文性改写,在破与立之间开辟了一条新路径——让神话既保持文化根脉的延续性,又具备介入现实的思想深度。

(二)视听文化符号的创新性表达与演绎

《哪吒2》在视觉与听觉层面构建了一座连接传统与现代的美学桥梁,通过对戏曲、水墨、民乐等传统美学元素的解构与数字技术的创造性转化,以现代视听语言承载东方美学,不仅保留了“形”的韵味,更传递了“神”的精髓。

影片在角色视觉呈现效果中大量应用传统美学符号,并将其与现代元素相结合。哪吒服饰上的火焰纹与莲花纹源于相关文献及传说故事中对于哪吒衣着的描绘,同时也借鉴了《哪吒闹

海》(1979)等老电影中的图样。在此基础上,这些纹样经三维建模技术转化为新的视觉符号,在战斗场景中呈现出震撼效果。在场景建构中,主创团队以科技手段将东方建筑美学呈现于荧幕之上。影片中陈塘关具有典型的中国古代城镇风格——砖石结构的城墙高大厚重,瞭望孔、箭垛等防御设施也体现了古代要塞特点。借助AIGC场景渲染技术,陈塘关的重檐庑殿顶与饕餮纹饰暗光流动,展现出深厚的历史韵味;玉虚宫的八卦造型来自于传统文化中太极八卦布局,其整体结构按照道教八卦方位进行布局,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各自对应着不同的建筑功能。借助动态光影渲染与3D建模技术,传统建筑的庄重感与科幻电影的未来感在“玉虚宫”这一建筑上达成平衡。

影片的听觉设计构建了层次丰富的“东方声景”,古筝、唢呐、琵琶等传统乐器与电子音效、交响乐的有机融合,创造出既具辨识度又富现代感的声音符号系统。在申公豹高光时刻的配乐中,《哪吒2》原创音乐创作团队以悠悠的埙声渲染悲伤氛围,缓缓传递出人物丰富的情绪,为即将到来的高光情节铺垫出强大的情感张力。电影角色曲《就是哪吒》的伴奏大量运用了传统乐器——唢呐。歌曲中,唢呐声张力十足的音调与电子音乐形成对冲,哪吒的“斗争”精神也在此间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影片中,当无量仙翁召唤天元鼎缓缓下压时,蒙古族呼麦如远古兽音般响起。低沉浑厚的呼麦声与影片的故事表达完美适配,低沉且极具压迫感的音色不仅凸显了天元鼎的压迫感,更让其“邪”的意涵传递出来。

影片中传统美学的现代化转译不是对西方动画的被动模仿,而是以本土文化为根基的主动创造。在视觉上,影片用新技术重新诠释戏曲、水墨、建筑等传统美学,使其成为焕发时代新活力;在听觉上,以民族乐器与传统唱法构建差异化的声音标识,让东方韵律增强影片感染力。这种创新不仅提升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更重要的是,为青年群体提供了一种可感知、可认同的现代东方美学范式,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再是课本中的遥远记忆,而是融入当代生活的鲜活审美体验。

(三)传统文化与当代精神的共生与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9]影片在哪吒神话的古老母题下,将斗争精神、自我觉醒以及对“多元一体”共同体的追求融入情节,使传统精神内核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揭示了传统故事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主创团队将哪吒设定为‘魔丸转世’,赋予其身份焦虑与人性挣扎,将原神话传统的‘孝道冲突’转化为‘逆天改命’的奋斗主题,注入强烈的现实关怀。”^[10]影片既非对传统神话的复刻,亦非对现代价值的生硬嫁接,而是通过传统文化符号与电影语言,使传统精神内核获得当代性表达,同时借神话寓言回应时代议题,实现了传统文化基因与现代社会诉求的深度共振。

学者哈布瓦赫指出:“尽管我们确信自己的记忆是精确无误的,但社会却不时地要求人们不能只是在思想中再现他们生活中以前的事情,而是还要润饰它们,削减它们,或者完善它们,乃至赋予它们一种现实都不曾拥有的魅力。”^[11]影片不仅是对传统精神的传承,更是在适应现代社会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对中华文明核心价值进行创造性激活。首先是“逆天改命”的斗争精神,其文化根脉可追溯至《周易》“自强不息”的哲学传统与《山海经》“刑天

舞干戚”的抗争原型。传统哪吒故事中,以“剔骨还父”直指父权伦理,而影片将其升级为对个人价值的追求——哪吒撕碎“魔丸”标签、敖丙拒绝“灵珠”使命,不再是个体对权威的叛逆,而是在坎坷经历与深度思考后坚守初心、追寻个人价值实现的选择。这契合中华文明“刚健有为”的精神特质,也体现出当代青年群体对于个体与社会、个人梦想与社会价值关系的思考。其次是“多元共生”的共同体意识。其源自《礼记·礼运》“大同”思想与道家“阴阳相生”的辩证智慧。影片中龙族、人类、妖族在仙界压迫下结成同盟,传统叙事中龙族与人类的对立被彻底改写,万龙族以鳞甲铸造“万鳞甲”、陈塘关百姓从恐惧到并肩作战的情节,将“华夷之辨”转化为“多元一体”的现代共同体想象。这种叙事不仅超越了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更展现了传统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的精神内核,彰显传统智慧对现代社会多元协作、反对霸权的启示意义。最后是“破立相生”的辩证思维。荧幕呈现中,“水”与“火”“正”与“邪”的对冲共生将《周易》阴阳哲学转化为可感知的影视化视觉语言。这种辩证思维为当代社会处理传统与现代、破坏与建设的关系提供了东方哲学视角。

《哪吒2》体现了传统精神与当代精神之间的深层关联,也在守正创新中展现出了中华文明的当代特质。影片在“灵珠/魔丸”的二元设定中,赓续传统基因的同时也实现其现代转化,展现出了历久弥新的中国哲学智慧。这并非折中主义,而是通过“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以传统智慧观照现实,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摆脱了历史语境的束缚,成为解决时代困境、建构未来愿景的活的精神资源。

四、《哪吒2》对青年文化主体性培育的启示

2023年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12]强化文化主体性对于夯实当代青年文化自信、提升青年群体文化创造力、推动我国文化事业不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13]文化作为人的社会实践活动的产物,与人具有“客体—主体”的相互性关系。作为客体的文化,展现的是主体的思维观念、道德取向等人所独有的意识活动与思想状态。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文化主体性”体现为人在接受文化、吸收文化、创造文化时的能动性表征。作为有主观意识的人活动的产物,文化既依赖于人的实践活动而存在,又在物质世界中成为一种具有独立性的客观存在,不断发展、更新。文化作为“客体”,其“生命体”特性在某种程度上赋予其新的“主体”的地位,又反过来影响、改变并塑造人的主体性。因而,当论及“青年的文化主体性”时,不仅要关注到青年对于“文化”的选择与偏好,也要观照“文化”对青年群体的影响与塑造。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无论是作为人的主体性的表征,还是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一种存在形态,文化主体性都意味着文化的自觉性、自主性和自为性。”^[14]对于青年而言,“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个体或群体基于自身文化而进行的自觉认知、自主选择 and 自为发展。

(一)在符号解码中唤醒青年的文化自觉认知

文化自觉性的核心是对自身文化的“自知之明”,即费孝通所言“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

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的趋向”^[15]。而文化自觉无法通过抽象概念灌输实现,必须借助具体符号作为认知载体。从符号学的角度来看,文化的外化表现往往是一个民族或国家共同创造并受到普遍认可与使用的代表性符号。而作为一个群体社会活动的产物,文化符号往往承载着传统文化内涵与普遍精神特质,是群体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符号意义并非先验给定,而是在主体与符号的“视域融合”中生成。《哪吒2》为青年结合自身经验再认识、再理解民族文化提供了一个影视化的场域。

《哪吒2》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性改编,本质上是一场依托电影艺术的文化自觉实践。这场“实践”使文化记忆在内容安排与情节发展中得到显性化呈现与符号意义的辩证转译,为青年提供了理解文化根脉、反思传统价值、建构现代认同的实践范本。

影片对哪吒形象的当代重构,本质上是对中华民族“斗争精神”这一文化记忆的选择性激活。从唐代佛教典籍中的“那咤”护法神,到明代《封神演义》中“剔骨还父”的反父权英雄,再到影片中反抗系统性压迫的“魔童”,角色符号的演变轨迹构成一条清晰的意义脉络——其核心母题始终与中华文明“刚健有为”的实践理性一脉相承,而具体叙事形态则随历史语境动态调整。影片将抽象的文化精神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符号,使青年在观看影片中“自觉”勾连传统文化符号,并在其的外化呈现中直观看到文化传统的连续性与生长性。这种表现方式具有双重功能:一是历史纵深感的建构。当在影片中识别出结界兽与我国三星堆青铜像的视觉关联,感受到鹿童鹤童等角色设置背后的传统文化意涵,青年会在无意识中完成对“传统标识”“礼乐文明”等深层文化基因的溯源,建立起“今日文化从何而来”的历史认知;二是现实关联性的揭示。影片将“仙妖划分”解构为现代社会“标签化身份”的隐喻,使“反抗”母题从古代神话的伦理冲突转化为对当代社会身份议题的深入思考,让青年意识到原有文化传统中的核心价值仍具有介入现实的生命力。

《哪吒2》推动文化符号在概念意义和感性形式上的辩证转译,使文化内涵蕴藉于影片叙事当中。有学者认为“概念”和“音响形象”共同构成语言符号,后来用“所指”和“能指”替代了“概念”和“音响形象”。“两个术语的好处是既能表明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又能表明它们和它们所从属的整体间的对立”^[16]。“所指”侧重于文化符号的概念意义,而“能指”则指代文化符号的感性形式,二者的动态关系构成文化意义生产的核心机制。《哪吒2》对传统神话符号的转译使符号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产生新意义。从“能指”和“所指”的概念来看,影片正是遵循“所指抽象化——能指多元化”的辩证逻辑而完成文化意义的生产。从“所指”方面来看,影片在情节推进中完成了对文化符号的哲学化提升。影片中,哪吒“三头六臂”的法相不仅具有宗教意义上“神性显圣”的意涵,其传统“肉身成圣”的宗教想象也被赋予“解构自我、重构认同”的新内涵,并被升华为现代个体“在破碎中定义自我”的哲学隐喻。从“能指”方面来看,影片实现了文化符号的创造性拓展。以传统“龙”符号的能指为例,其兴风作浪的自然力量象征被解构,代之以“万鳞甲”“灵珠”等新能指,使龙族成为多元符号载体。

影片通过符号解码,让青年在符号的能指拓展中看见文化的创新潜力,在符号的所指深化中确认文化的独特价值。《哪吒2》的实践表明,文化自觉的培育无需依赖神秘主义的“集体无意识”,而是可以通过符号学、解释学等理性化路径,在批判性认知中实现文化传统的现代性转化,

从而使青年在全球化时代形成“自知、自信、自强”的文化主体意识。

（二）在能动表达中彰显青年的文化自主选择

文化自主性作为文化主体性的重要维度,体现了文化主体在历史与现实交织中的自我选择的能力向度。黑格尔认为,意识的对象无非是自我意识。或者说,对象不过是对对象化的自我意识或作为对象的自我意识。人的本质就是自我意识^[17]。文化自主性意味着作为实践主体的人对文化进行自觉筛选与能动取舍,其实质是在多元文化碰撞中坚守主体地位,拒绝被动地接受外部规训,自主选择文化发展路径的实践品格。与文化自觉性侧重“认识与理解”不同,文化自主性更强调主体在价值判断、路径选择与话语建构中的主导权,其是文化生命体保持独立性的关键标识。从历史与国家的维度来看,近代中国遭遇文化危机,当外来文化试图以“现代化”名义消解本土文化特性时,文化自主性首先表现为对文化殖民的拒绝;在新时代,“第二个结合”强调在吸收外来文化时,要始终以中国实际为根本,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脉,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而非盲目追随西方理论话语,进一步巩固了文化主体性。而就当代青年群体而言,这种自主性表现为双重拒绝与双重选择:既在西方文化漫天造势中拒绝“崇洋媚外”的自我否定,也在文化复古论调的潜滋暗长中拒绝“守旧主义”的自我封闭;不仅选择理解、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展创新的文化成果,更坚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下选择符合时代特征、迎合青年兴趣的优秀文艺作品。

电影《哪吒2》通过对传统神话的现代性改编,在角色重塑与价值赋能两个维度上,为青年确立文化自主性提供了具象化的实践范本,使青年在观影过程中完成从“文化感知”到“自主认同”的认知跃迁。第一,《哪吒2》对传统哪吒形象的创新性重塑,本质上是文化主体自主选择的视觉化表达。传统哪吒作为“灵珠转世”的神性英雄,其价值内核被父权、天命等封建伦理所束缚,而影片中的“魔童”则脱离了神性光环,成为斗争精神、自我追求的现代个体象征。这种改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激活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使青年在角色身上看到本土文化适应现代性问题的可能性。青年在观影时,面对哪吒“我是魔,那又如何”的呐喊,实则在经历一场文化选择的隐喻性实践。当代青年面对“没经验不靠谱”“摆烂躺平”等标签时,哪吒的自我定义为青年提供了拒绝盲从的文化参照,让青年在文化选择上更具自主性。第二,《哪吒2》通过多元叙事策略,帮助青年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框架,建立本土文化的话语自信。不同于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叙事模式,影片强调“多元共生”与“集体觉醒”。哪吒与敖丙超越种族界限的联合、陈塘关百姓从恐惧到并肩作战的转变,展现了东方文化中“和而不同”“天下大同”的价值内核。这种叙事拒绝了西方文化产品中常见的二元对立的“正邪对抗”模式,转而以“系统性批判+共同体建构”的东方智慧回应现代社会的深刻议题,使青年在对比中意识到本土文化同样具备回应现代性挑战的能力。

从理论价值的角度来看,《哪吒2》将抽象的“文化自主性”转化为可感知、可操作的认知框架,为青年确立、提升、发展“文化自主性”提供了易于接触、切实可感的方式途径。影片通过将不同历史时期我国的文化知识置于“哪吒”这一神话故事当中,借助文化符号的提取与整合引导青年内化“文化自主性”。这种以影视作品为载体的文化能动表达指引青年人通过批判性选择、创造性转化、实践性确证,建立起既连接本土根脉又回应时代问题的文化主体地位。由此,“文

化自主性”便从抽象的理论概念,转化为可操作、可传播、可实践的主体能力。这种能力的培育,不仅为青年在全球化浪潮中确立身份坐标提供了支撑,更推动青年以更主动的精神姿态进行文化的自主选择,延续、培育、夯实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

(三)在价值实践中激发青年的文化自为动能

文化自为性作为文化主体性的最终指向,本质上是实践主体通过自觉的价值创造与意义生产,推动文化生命体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马克思认为,“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因对象对我的意义为任何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18]这强调了客体对主体的依赖关系,说明作为客体的对象只能依靠人的本质力量而存在。而在社会实践当中,当主体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作用于客体时,客体会根据主体的思想意识发生具有方向性的变化。而当青年将群体偏好或个人意趣主动作用于文化时,其同样会发生相应的嬗变。从时间维度上来讲,当代中国青年的文化自为性又集中体现为实践主体对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对现实的实践性回应以及对未来的开拓性建构。青年群体以主体姿态介入文化生产、传播与再创造,将文化自为性具体化为“自我表达—创新实践—主体确证”的动态过程,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核心要义。

就《哪吒2》而言,青年的文化自为性首先表现在对影片中文化元素的主动重构与对传播形态的主动开拓。影片释出的视觉符号成为进行文化再生产的素材,青年的二次创作实践又突破了单一文本的局限,在跨媒介叙事中展现文化生命体的自我超越能力。青年通过如MAD动画、数字插画等用户生成内容(UGC)赋予影片中文化元素新的概念;同时,通过萌态表情包、国漫风手书、剧情解构短剧等二次创作,青年主动将单一的影视化叙事拓展为可参与、可互动的文化体验系统。青年通过各类元素重构与各种媒介创新赋予传统母题新的实践维度,使“自为性”得到充分展现。然后,青年的文化自为性在全球化传播中升华为“自我实现”的表现形态。海外青年将哪吒“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斗争精神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底层人民反压迫反剥削的运动相对接、将龙族抗争与他国少数群体平权运动关联。这种跨文化诠释并非被动接受,而是青年作为“文化转译者”的主动作为,体现出青年人在跨文明对话中的主动建构能力。同时,许多青年人在TikTok发起与影片相关的变装挑战、在YouTube上分享相关插画作品,他们通过添加故事背景解释、制作文化对比视频,使东方价值在全球语境中获得“可理解性”。青年人正以流行文化形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垄断,推动本土文化突破地域性传播的局限,使“天下大同”“刚健有为”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成为跨文明对话的通用语码,在空间维度上实现中华文化的“走出去”。

当下,青年既要成为文化的“继承者”也要成为“创造者”,不仅是“传播受众”更是“实践主体”。青年应以自我表达的勇气、创新实践的智慧、全球对话的视野,推动中华文化在现代性浪潮中完成从“单民族文化结晶”到“全人类通用语码”的蜕变。

结语:《哪吒2》的现象级成功是中华文化在现代性浪潮中培育文化主体性的生动注脚。这部脱胎于传统神话的作品,以“解构—重构—升华”的创作逻辑,在社会文化语境、神话现代转化、青年主体性培育三重维度上,完成了对文化主体性理论的影视化诠释,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提

供了可资借鉴的范式。尤为重要的是,影片为青年文化主体性的培育提供了重要启示。青年群体在符号解码中唤醒文化自觉,在文化认知中做出自主选择,在二次创作中激发自为动能,完成了从“文化消费者”到“文化共创者”的身份跃迁。这种主体性的培育,既是对“我是谁”的身份确认,也是对“我们向何处去”的价值锚定。这不仅是青年个体的文化觉醒,更是中华文明在代际传承中保持生命力的关键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19]。《哪吒2》的成功实践,不仅是艺术创作、政策支持与技术赋能的结果,更是民族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的生动体现。当影片借助新兴技术激活传统文化基因,当青年在文化创造中彰显主体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便能在时代变迁中保持“根”的坚定与“叶”的舒展。这部影片的现象级成功证明,文化的生命力,永远存在于对时代之问的应答中,存在于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自觉、自主与自为中。

[参 考 文 献]

- [1]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修订版)》,周琪 刘 绯 张立平 王 圆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年版,第57页。
- [2]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74页。
- [3]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4页。
- [4] 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 [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8/16/content_5705612.htm
- [6][1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
- [7]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203/content_3635257.htm
- [8] 《2025年国产动漫市场前景分析:从〈哪吒2〉看产业爆发与未来机遇》, <https://big5.chinairn.com/news/20250218/094551363.shtml>
- [9] 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载《求是》,2024年第8期。
- [10] 姜 超:《中国电影创作的突破及启示——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成功探因》,载《求是》,2025年第9期。
- [11]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 然 金 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93页。
- [1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五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2页。
- [14] 吴向东:《文化主体性与“两个结合”》,载《山东社会科学》,2025年第1期。
- [15] 费孝通:《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北京:群言出版社2005年版,第295页。
- [16]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2页。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7页。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05页。
- [19]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1年第6期。

(责任编辑:孔 庚)